



東江集鈔卷之八

仁和沈謙去矜著

長樂郡 振錄西 論子也

門人潘雲赤夏珠
男聖昭弘宣較

論

魯隱公不救宋論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莊公時爲王卿士乃以王師伐宋報東門之役入其郛宋懼乞師于魯隱公公始欲救之尋以宋使未及國之一言遂不救宋嗟乎公何見之小也使臣不謹于應對固有罪矣然不足深責也獨怪公與宋爲隣且盟宿遇清同恤社稷也奈何不能容此片言而

中廢其義哉此其所計者小而所忘者大也且遊說之士多以緩言急以勝言敗遲回嗟歎移動人主或其術也方之卻錡之將事不敬林父之同登不悛有異乎宋固不幸而使此宋尤不幸而逢公之怒也或曰殤公惡鄭內馮嘗伐鄭而乞師于魯公因其不義辭之弗行今安知非公惡其暴乎然公昔惡之而屈于強臣之固請今欲之而廢于遠使之失辭公之失不更甚哉後之受鄭輸平取宋郟防翻覆之念兆于此矣吾聞昔吳師入郟申包胥如秦依庭墻而哭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哀公爲之賦無衣師出而國復忠亦已遠矣

鄭伯詛射論

臣義旅後世壯之區區宋使能及晉哉而隱之去哀責人者亦責其大者而已矣責其大者而他不足問矣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挾輶拔棘俱已失人臣之體莊公斯時當切責之或諭之釋憾卽戎不亦善乎而公不之及也迨後考叔取蜚弧先登不可謂不忠而子都逞其私憤忘其公義射之而顛則子都之誅誠不可貸乃僅使卒出假行出犬鷄以詛射穎考叔者左氏以爲失刑夫莊公

東江集錄 卷八
失刑之誚固無所逃吾以爲不足深責也莊公嘗寘其母于城穎矣且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至繻菑之戰使祝聃射王而中肩其悖逆如此奈何獨于考叔之事必備責之哉斯亦迂矣鄉使鄭伯孝于親而忠于君大義不乖卽威刑偶失亦未爲大惡耳吾謂莊公而詛射考叔者吾恐天下諸侯將各出玃與犬雞以詛射王中肩者將奈何

測天論上

渾天儀曰天如鷄子地如中黃居于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浮日月星辰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東江子曰天地之大高遠深厚雖莫可知測之以理惟渾天爲長或曰若如所言則地不方乎曰天主氣地主形地直天中之一物耳天包乎地其體俱圓子觀鳥轂果核俱內外圓世言地如碁局者非矣曰天不蓋倚乎曰假以天極在西北狀如倚蓋苟漸狹之必至天地脗合而東南之豁推其廣大將何底極或曰日月星辰不循邊而行乎曰不繞地下豈有間道可行自西而東人所共見此蓋天宣夜及二虞姚信之徒多未當也曰然則地居天中何以不墜豈地之下空洞無

物乎曰地圓如丸萬物附麗之周地之體皆有焉孤
懸天中有大氣舉之故不傾墜天氣日月大畧一日
而一周上下四旁各爲晝夜四時天氣默運地形漸
異都不自覺天行不息地生不匱而大化用成或曰
誠如子言地下人物竟倒置乎曰渾天言天地各隨
氣而立天地大物可以氣立况其小者乎人但見所
居爲平順安知倒置非平順又安知我與子之非倒
置乎易曰水流濕火就燥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足知有地耳而子乃有倒置之憂何哉曰
表裏有水載水而浮豈地之下天之上有水乎曰地
之高者爲山下者爲水人見大水無涯輒云地浮于
水不知水乃地中一物海若河源亦地之窪處耳今
試以土爲彈丸置之圓橐之內而以氣鼓之使之充
塞則丸停空中若浸丸于水久之必消此又渾天之
誤也曰天之去地其高幾何曰天若有質而非質也
氣上浮也地之上卽天人履地戴天身在元氣之中
卽在天中猶炊黍者黍上卽氣非有道里可計數而
逆上之始有一天也或曰天之外何極曰天爲大氣
氣外豈有物邪浩浩乎至大至剛無聲無臭吾又安
能知之葛洪引黃帝書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且以

需卦爲天入水中之證而不知此象也訟又不云水在天中乎大畜又不云天在山中乎且水能包天則水外又爲何物乎此可以不辨雖然吾亦不敢自信其必然也識其說以質之談天之家

測天論下

或問于東江子曰鄭注考靈曜云周天百七萬一千里廣雅云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一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四十步益詳密矣以子所論天包乎地地外卽天則昔人之言皆荒唐矣東江

子曰天地之大豈可以里道計之亦非人耳目手足之力可得而料量也若以里核四隅天亦方物全非包地之義乃予之論宗渾天故謂天包乎地地外卽天辟之炊黍黍外卽氣不寧惟是地中皆天不止于地外也何也蓋天包乎地者特其象耳而天之亭毒萬物至于鳥獸之鳴躍草木之長養川嶽之流峙金火之堅明類而推之則皆天也而人得天爲最純亦爲最靈然萬形成發于黃儀而萬性皆本于元象可不謂之地中皆天乎假令地中無天斯爲頑土安得自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有妻道焉

東坡全集 卷八
臣道焉陰陽交合上施下承其變化保合罔勿稟于天所以男子大君之職恒勞于臣妾也冬至伏陽夏至伏陰人咸謂地氣使然不知皆天之見于地中者也但知霜零霰集爲天而不知水冰葉落皆天也但知雲行雨施爲天而不知土膏礎潤皆天也辟諸一身其有四支百骸者猶之乎地也其能視聽言動者猶之乎天也身特具形神去身死則爲屍且肉猶土也骨猶山嶽也血猶河瀆也毛髮猶草木也闕地得泉同于刺膚見血耕土藝植同于毛髮傅皮百川竭溢同于血脈通阻皆本于神之出入斡旋斯能應事

識者觀于身中之神卽悟地中之天非誣矣至于日月星辰風雷雨雪無不根于地亦無不見于天卽天中又何嘗無地也苟明交泰之理說無不通又何疑于渾天也哉或曰天地大數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爲一元爾時當復混沌有諸曰此又何可以年計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物之健未有過于天者故古聖人皆法天之健而其壽或百年或數十年必有竭盡之時天雖至健豈能久而不墮予謂古聖人盡瘁于萬民天地亦受耗于萬物人物珍寶草木禽魚皆足以窮地力戰攻暴殄逆妖淫皆足以干天

和故天而裂者有矣地而陷者有矣冬雷夏雪蝕日
隕星者有矣川竭山鳴飛沙湧血者有矣變而偶微
同于人之病患久而必壞同于人之死亡世無不死
之人亦無不壞之天地但人數短而天地之數長耳
若計其歲月而言雖屬前知恐難遙定寧不爲有識
者所竊笑邪人以呼吸爲小闔闢以生死爲大闔闢
天地以晝夜寒暑爲小闔闢以混沌剖判爲大闔闢
其理不遐驗之勿爽引而近之卽目之開闔心之動
靜皆是也或言爾時有大火烈風燔灼致蔽者亦取
人命終時見病若此耳豈真有是劫哉故易之爲書
大而彌六合近而徵一身言雖奇而足法否則未有
不涉于荒怪者矣遂記之以補前論之未備云

募疏

募脩東嶽廟疏

泰爲五嶽之長封禪者七十二君所以勒崇垂鴻號
曰岱宗至重也今祀享徧宇內郡邑咸有崇祠其在
吾臨平者翔于宋紹興十年淳熙初又增崇之改額
景星觀爲歷代仙真修煉之地有丹竈丹井諸名蹟
崇山環抱蔚然深秀實鉅鎮之壯觀以不戒于火琳
宮玉樓久爲灰燼有黃冠姚君者度爲浮屠奔跣暑

雪得復振興庭前雙梓樹僵死百年忽起立識者異之今神寢安矣祈報日繁姚且年七十餘白髮垂耳歸自五臺將終寂于茲詣予言曰祠建而兩廡廟貌有待未成吾抱此志願四十年恐卒轉溝壑死且不瞑故不得不乞言于公予愀然起曰有始鮮終緩公急已士君子猶不免焉乃方外之徒不敢自負其志願不足多乎况祠之貌與廡也猶人之面與腹豈以偉然之軀而垢其容髣墮其四支不惟已有瀕濯矯奮之思卽觀之者亦必謂非全人茲幸歲豐物阜百廢具興而姚之勤懇也又適與事會予敢跂足以望其成雖襄者之力同于捧土無益泰山然寸草答春亦各自竭其私耳予又何惜效馬卿撰書爲林處士所輕者邪

重建龍興寺疏

武林之水大者三曰錢唐曰西湖曰臨平莫之則爲民利渙之則爲民害治之者咸有循良保障之稱強弩射潮者錢王鏐也去葑築隄者蘓守軾也而臨平湖以開塞爲治亂始因漢讖驗于吳占至陳貞明勢益洶洶民有懷襄之懼叔寶建寺以禳今所謂明因者是也宋宣和七年復大漲溢又有妙華精舍之營

東江集金 卷八
湖後改徙而南膏腴無恙高宗南渡以迎太后韋氏
駐蹕此庵故陞之爲寺而賜號龍興土木之華鬱爲
名刹屢圯屢振皆有高僧主之乃今歷年彌久頽敝
滋甚龍象飄搖鐘鼓瘖絕者數十稔矣有僧心悅矢
願復之擊木狗塗三易寒暑鄉之長者無不重其行
哀其誠襄其力推之郡邑猶是也嗟乎陳宮宋闕草
蔓烟荒而明因龍興巋然尚在此範瑳京貫之徒無
心悅之志故無心悅之功耳倘得高明援手布地有
成寶鼎含光金輪再轉則三吳俱爲安壤將與錢王
保障蘓守循良同一歌思若夫奔走播遷六飛偶駐
亦何足爲茲寺之重也哉

啓

爲閨人請覺柯女師啓

伏以寶塹彌天布慈恩于法界金輪匝地超曠劫于
迷津偃丹柱而渡龍橋列璫簪而登鬼苑斯皆律行
精圓先知妙色聲聞迅啓夙會冥符故何充舍宅展
大戒于閨襟維下傳衣布浮風於粉黛乃知兩儀固
雖異體二耀自可同光恭惟覺柯大師隱秀名閨久
鄙回文之字濯芳鼎族時吟窈窕之詩賡謝庭之絮
競譽多才辨蔡氏之絃何慙早慧迨夫運值飛龍心

悲獨鶴柏舟自矢蓮座旋歸坐香林而日暮采梵席
之微言踐金地而霜寒悟燈王之遺旨緣合龍翔寓
意於冰炭之外心調馬靜拔身于綺繡之叢豈直當
代女宗無忝人天法供者也茲啓明因尼寺極土木
之華實開林於後主繼絲綸之寵嘗振藻於道君靈
響未湮祥光屢耀邇乃頽垣蔓草時縈施佛之羅裙
野殿寒鴉自聚散花之寶蓋雖明月猶在上方而牛
車已逝慈雲不離初地而獅座常虛特請傳燈香榭
卓錫銀城禪臺竹淨爐吹翡翠之烟法沼蓮開人映
琉璃之水倘能寶思旋飛放鬆門之清梵勝因大集
探花窟之真源豈止八水潤牙三明啓目而已哉妾
等抱影深閨慨青絲之易變皈心法藏跂珠火而無
依正恐殘花缺月難度邪山膩粉香脂終沉愛海誠
得鸞音屈止龍步來儀則寶船自引洒慧雨于銀河
金鑰重開講法雲於香閣雖青女紅兒皆洗妝而問
道曉鶯春燕亦轉舌而誦經矣

戲爲歌妓助昏啓

竊以許身爲俠士之高風難槩期于巾幗擇主乃良
臣之懿行豈易得于裙笄况乎風花露草多岐每誤
車輪覆雨翻雲俄頃忽更霄壤三生非幸千古同悲

東江集錄 卷八
茲啓妓人王氏者歌珠舞翠南部推尊却粉憎脂北方擅美雖妙齡不乏同心名固高于蘓小而此日依然有韻年已近于徐娘旣曾托命所歡當是鍾情宿世矢金谷之樓傾明珠難得歎臨邛之壁立綠綺空挑力旣窮而益堅情最苦而莫告某等目擊垂龍心傷別鶴憐其薄命叩我同聲緡錢共助禮得及于阮修襦繡重歡義或崇于汧國不媿青樓之盛舉永傳彤管之芳規仁風披拂佇飛榆莢之錢淚雨滂沱請看桃花之面

代作慶弔詩文啓

蓋聞南郡作碑本賣文而爲活昌黎諛墓卽爲壽以何辭緬彼前修尸成故事不佞文慚司馬敢承買賦之金學異揚雲豈望問奇之酒刺滅三年操術旣非時好門閒永日著書聊以自娛若乃展哀稱慶固應彼唱此酬至夫屬草代言終媿佯啼假笑此同擊柝關前非無因而越俎卽比賃春廡下亦有爲而捉刀披裘五月詎高季子之金多計食三晨總恃仲升之筆在焉用文之術世豈養生之策非其好也依人爲免死之謀如云可采未敢言勞將謂弗堪竟從告免

傳

潘烈婦傳

東江子曰嗚呼予忍爲潘烈婦傳哉予蓋悲夫世俗之偷士行之失而于烈婦有不能已于言者也按烈婦姓沈氏浙之海寧縣人年十五歸同邑潘周嘉周嘉爲硤川名族以文行自勵遘羸疾勿痊賫志而歿遺孤呱呱僅一歲烈婦憑屍大慟且撫其子曰我不能顧汝矣視殮旣畢卽自絕而殉焉蓋周嘉死于亥烈婦從于辰財六時耳嗚呼烈哉或曰婦有遺子勿乳勿育追泉長瞑得無爲潘氏宗祏之虞乎東江子曰非也烈婦誠有見于俗偷行失不暇再計其宗

也且孤兒失怙恃者多能自振立發之未亡不能持于中道者衆矣烈婦雖本至性然于計焉亦得矣昔魯男子之不學柳下猶此意也烈婦之戚族潘美含沈寅工輩僉啓而乞予文不盡詳其家世生卒第云婦年十歲其父客死潯州一哭幾殞後議昏以無父命不敢字母強之乃行迨吉不御紅紫終身茹素淡服嫁則黽勉相夫夫病醫禱備至嗟乎百行備矣語有之忼慨就死易東江子曰難矣死豈易言乎哉可敬哉烈婦也予拜審山之阡不敢以裙笄目之也

金雲兒傳

金雲兒雲間人貌不甚揚能玩世輕物富貴者雲以爲可忽也嚴毅者雲以爲可狎也桀驁者雲以爲可策而驅也好梳低髻而張其髻顧他娼俱高髻他娼衺服翠翹雲獨不衺不翹敝衣游于香澤歌舞中濶步大言若不屑與羣姬伍也有紳者青衿者呼而侑觴雲藐紳誚衿因觴著令曰紳犯革職衿犯除名坐客咸怒乃鞭之復去其行纏又苦之酒雲甚安也已而曰吾眼中未見有若曹耳遂爛醉徒跣據高座衆亦無如之何由是以彌衡之名滿郡城矣諸少年至不敢迎雲乃遊于

中聚中有酒客駿帽而來雲迎曰

汝卜龜者邪客曰吾將醉汝家何慢余也復指其帽

曰此中畜蒼蠅數頭伊晤而飛良可觀其人怒而去

夫撻之數十欲其媚人雲終不肯媚也聚中戍卒十

數人俱酣而有力聞雲名肥肉大酒席地而招之及

雲至卒起曰親娘來矣笑曰吾親娘是汝輩晚娘也

卒爭毆之已而羣卒俱醉有呼雲爲妹者爲兒者復

笑曰爾何見虐汝我之父兄也雲善謳騎馬亦少知

書一日過予自南面而跌客戲曰有何法旨卽應聲

曰有福底都來宿我雲但發一言皆闕堂恒曰吾性

警敏不能改亦不欲改寧肆志而死也然予獨異之

贈詩曰宿酒厭厭倚翠屏未曾梳洗更娉婷詠諧慣
得兒曹怒誰識紅粧是歲星予所見者蘓伶吳瑞湖
州弦索師王郎俱不肯下人嘗遭箠逐云

墓志

第四子聖旦墓志銘

予娶徐氏凡六舉丈夫子聖旦其第四子也在諸子
中獨敏異五歲能辨四聲從館師學師或故謬其音
旦輒曰此平也此上去入也未嘗少誤見者咸歎異
之性又堪勞苦每亢旱祈雨旦或徒跣跣赤日中經
二三時不起予見而訶之對曰童子欲露禱以澤世
耳予家貧至不能延師旦遠赴學所雖單衣凌寒足
履冰霜曾不敢怠或同學富兒遺之果餌必懷以奉
母母卽拒之必托他故潛置袖中而去每夕爲父搖
背癢搥脚必先諸兄其天性也今夏避兵湖上旦或
驚竄走風雨中竟以滯下死死之前五日告其母曰
某日時兒當去幸以數珠挂吾頸欲往拜佛父母俱
慟哭旦笑曰大人寧有百年壽耶口誦金剛四句偈
稱佛號不輟雖憊甚必合掌端嚴畧無戚容至期果
死纔八歲旦小字阿成圩頂豐願神氣軒爽在襁褓
時恒嬉笑不啼卽臧獲童穉未嘗忤一人故卒時無

勿哀者嗚呼日也我日望汝之有成乃今竟無成邪
孝而慧卽勿殤焉可矣聖日生于順治戊子二月十
五日丑時卒于乙未七月十二日辰時明年某月葬
分金塢祖兆路東旁有二冢乃其亡伯及祖妾陳氏
也蓋日死時欲附先墓故從其請復系之銘銘曰與
其知而中天邪曷其昏而壽考邪汝邪汝邪銘汝者
我邪

祭文

擬美人祭妬婦津文

閨閣愁人津梁過客某氏以亶爰之獸倉庚之鳥桃
花之酸歛衽含顰致祭于妬婦津神劉夫人段氏之
靈曰嗚呼舉世無不妒也夫人獨神豈夫人神于妒
邪抑有功于妒而神夫人耶妾思婦人之妒不過逐
裙帶之歡爭帷帳之事至爲眇小乃夫人聞貴夫誦
洛神之美而自沉妒古人也覆游女之船而杼忿妒
今人也古人往矣今人方來宜無罪于夫人而身死
不惜殺人于數千載之後不止當時之妒當何如故
足長職此水獨稱神焉然美人何限渡者幾何能盡
殲乎傾國難求昔所悲歎忍摧折乎况天生奇色必
生一奇妒以禍之又堪夫人之狼藉者乎夫人熟審

東江集卷八
之妾今假塗津口歛趾不前雖乏毛施之美終存邢
尹之見謹隨衆毀妝停橈展敬亂頭麤服當荷優容
然竊有疑者武氏至洛妓也嘗惕心于介女之祠灑
道清塵六飛無恙豈亦有所震悚邪妾意夫人之職
正爲夏褒殷妲漢燕唐環輩耳今乃釋憾于貞姬恐
非上天相命之本意也惟夫人鑒妾微誠爲後來乞
命始則入宮不讓繼曰我見猶憐清流惠風波浪永
絕妾輩當賡穆木之詩移享夫人于后妃之廟豈不
美哉尚饗

祭亡兒聖旭文

父告亡兒聖旭吾年十九娶汝母二十一生汝吾爲
汝祖之季子汝爲吾之長男汝祖父母以幼子得孫
歡喜倍常稍能言笑卽抱置膝上含飴引逗未嘗暫
離生三年平湖馮徵君夫人寓我家見汝岐嶷絕愛
憐之諸姬傳看咸傳汝粉澤各解珍奇見遺懷袖都
滿念之如昨日事耳六歲遭家難轉徙流離汝如成
人常有憂色不與羣兒戲十一歲汝祖卒十六歲祖
母卒家室破碎接遘兩喪拮据之苦可知矣吾病廢
食貧落魄不事生產事無鉅細一以委汝壺以內則
汝母主之吾得優游墳典朝吟夕哦樂而忘老十九

歲汝娶禦兒姚氏明年二月汝母又以瘵死而吾之貧廢益甚并內外婢汝矣始汝祖父母亡而汝母在汝母亡而汝在今汝又亡汝諸弟俱尚小而誰復佐吾者嗚呼人生幾何喪父母送妻子何事也而叠見于十五年之中邪解我者曰君年四十五耳才富力疆有子五人俱漸成立此可無慟嗚呼汝年二十有五而死是壯者且不保矣而篤疾沉憂頭童齒豁者反得長命邪汝昏就業成而死此爭梨索栗竹馬風鳶者遽可爲家督邪而况汝妻日哭于空閨并乏遺孤可撫此又死者不瞑目生者尤斷腸也嗚呼奇凶巨害何因何由靜言思之嘗不得其故以爲咎在汝也汝生年少不能爲奸屈財勢不能爲惡雖無大善可錄亦未足以殺其軀也若云咎在于我則當責及吾身而何以殞其壯子此卜生之明白喪而屈子之天難問也汝今空四大遊六虛必詳此禍之原必因夢告我以釋我疑嗚呼聖旭昔汝始生家室如火今乃壁立昔汝始生六親歡慶今乃凋零追往悲來思之痛絕汝而有靈必知吾之不堪此也嗚呼聖旭汝其聞之

考

臨平湖考

臨平湖在仁和縣東北五十四里去臨平鎮東南五里以古有湖開天下平湖塞天下亂之讖故名吳出寶鼎又名鼎湖一名東湖以對西湖故見唐釋皎然詩及仁和縣志魏鄆道元注水經又名東江行旅以出浙江其名石函湖者則因吳郡志稱孫皓時湖邊嘗得石印也鄆注又云湖合漸江通浦陽元人娶伯宣及明田汝成郭紹孔輩皆疑之然自錢氏築塘之後江湖改徙烏鹵沮洳半成平陸水道益不可考周十里中有白龍潭龍王廟乃宋處女產龍于此故祀之及唐舒國公褚無量讀書堆諸蹟而志稱褚公故宅亦在其旁今不知所在有四閘古以爲瀦蓄灌田之用唐刺史白居易嘗議決西湖不足更決以添注云漢以前無考三國屬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寶鼎見天璽元年一夕開除吳人以爲瑞謂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皓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通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也已而果驗是年又于湖邊得一石函中有小石印刻其上作皇帝字吳人以獻故改元天璽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徵五湖之石瑞而晉以興晉屬錢

唐元興二年湖水赤時桓元將受禪因諷吳郡使言
開除以爲已瑞使百僚集賀乃矯詔答之俄而元敗
陳後主至德二年仲冬朔夜臨平鎮俱沉爲湖方九
里許郡以事聞後主怪之欲以民力實之御史胡敏
奏稱陵谷變遷乃氣運不常也世道失修或致虧損
宜建梵刹募選國中婦女度爲尼鎮厭之後主可其
奏遂命召選得二百八十九人欽度爲尼仍命冬官
建寺于鎮之西南名曰明因克日用成至禎明元年
十一月湖復開陳主乃自賣于佛寺爲奴以厭之而
陳卒亡唐時湖屬鹽官有龍鬪傾里往觀無量時年

十三讀書宴然不動人咸異之舊傳堆上有讀書臺
今廢五代梁龍德二年錢氏析錢唐鹽官置錢江縣
湖又爲錢江地至宋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四年
改錢江縣爲仁和縣湖始屬仁和宣和中湖水大溢
建庵名妙華以鎮之後高宗以迎太后駕幸其地陞
爲龍興寺紹定三年築永和塘以捍湖之衝決許應
和爲記稱永和隄阻鼎湖白龍潭之險卯風湍流夤
夕鼓蕩一有線漏則膏腴數百頃瞬息就沒是時防
隘甚密元末多塞爲田畝佃爲魚池迨夫弘正之間
日益淤塞萬曆三十七年司道檄縣清理而湖水亦

東江集金 卷八
得稍復其舊謙按湖之開塞係關治亂豈止州邑之形勝且淤塞既久則暴注必溢而旱熯莫濡此疏濬之舉所宜亟行者也但四旁俱屬民產難于貯泥今取以築隄自西達東約八百餘丈卽隄成而湖浚矣昔蘓軾取西湖葑草築爲長隄而湖亦開朗誠爲兩便至今利之西湖東湖可二視哉茲因揚州太守譽星西陵別駕襲祥二徐公倡爲義舉將乘旱涸濬築湖隄漸次修復四閘由東江橋故道達于運河亮非一人一日之力所得而辦蓋有望于同里之高明者甚切也謙乃喜而爲臨平湖考以從臾其成并史志詩文有關於是湖者俱附錄于左

說

止毛稚黃改字說

毛子馳黃以文章行誼推重鄉國年二十餘卽有大名至于今聲滿遐邇蓋縱橫數千里內好學談藝者亡不知錢唐有馳黃也今忽更其字曰穉黃予甚怪之往質于毛子曰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今以穉易馳子何事紛紛哉或者嫌其聲之三平邪古如江文通顏清臣韓君平張文潛者皆三平不聞其更字也且夫穉者稚也童子也近昏頑詩稱衆穉且狂又云

彼有不獲稗劉氏曰穗之低小刈所不及從尸從辛本偃味變疑爲不碩之苗字以昭德子奚取焉今毛子歷壯而強載馳載驅經營四方俶儻權奇騰踏飛黃乃欲啼門索食爭梨與栗效黃口之號嗷邪况馳黃之稱滿天下而一朝易之稱謂旣淆沿革莫辨將以昔年之美因易字而頓亡政恐馬牛猶或可應而涇渭于焉不分豈不重爲毛子惜哉又如范少伯陶淵明亦嘗自更其名與字然有爲矣今毛子又何爲歟或者有取于孔德璋徐孺子也卽齊莊慕藺古賢多矣又何二釋之是尚歟况予徵之書曰釋者自矜貌吾字去矜而毛子反之自蹈宣驕又竊爲毛子不取也

琴說

虞山張球授予琴有梅花三弄水龍吟等曲率皆俚詞俗調然不歌清彈則亦泯泯可聽予曰琴不亡于無亡于有也昔大舜鼓之而天下治孔子鼓之而見文王琴亦神器也歲易時移古音滅沒迨夫後世淫樂迭興而琴操諸曲又多後人僞作俗工以已意勾剔譜之恐聖人之學不如是矣唐元宗聞琴欲嘔亟命搥鼓解之世嗤其陋自予觀之此未可盡非也乃

今之琴師自知俗曲不足動貴人故匿其文稱爲古
奏予諦聽之猶之乎今也然入耳不甚厭惡者亦如
惡女善謳以妓衣障之令其抑揚吐納于朦朧之中
竊以爲南威西子在其內苟或發矇必駭而走矣予
時置琴于牀微風遇之泠然而聲心爲寧而志爲定
乃喟然曰此天地之至音也誰謂琴亡乎哉

畫說

易爲畫之祖伏羲之畫八卦也取象天澤火雷風水
山地象也而神寓焉廣爲六十四卦又廣爲三百八
十四爻無非其象之變化交錯也經數聖而益精垂

萬世而無弊此獨其象存乎哉天地之大也人物之
繁瑣也合辟流峙動植飛潛莫不有象亦莫不有神
神不外求卽寓于象其變化交錯未有過于易者然
非細察深思則不能精故不明于易未可以語畫也
先哲有言易奇而法益知畫勿可以勿奇尤勿可以
無法彼天地之大人物之繁瑣合辟流峙動植飛潛
奇矣我能統其奇而各得其神者是必以法勝之夫
所謂法者不出于縱橫規矩能變通其法而勿泥者
此之謂神而已易之神不在易畫之神不在畫聖人
創易何所本乎自能者見之盡兩間無非易者亦無

非畫者舍是而求畫不亦愚哉故乾之以龍畫天也
 坤之以馬畫地也龍馬非天地而得天地之神不可
 謂非天地也繫辭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
 者也效之能象畫之能事畢矣推而廣之詩比興皆
 畫也字之鳥跡蟲蹤皆畫也樂之蹈舞優伶禮之揖
 讓哭泣皆畫也總不若易之最大丹青之家其亦盡
 心于易乎思過半矣

東江集鈔卷之九

仁和沈謙去矜著

門人沈豐垣通聲
男聖時會寧較

雜說

東江子雜說

太初氣之始生于酉仲太始形之始生于戌仲太素
 質之始生于亥仲三氣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離輕
 清為天重濁為地中和為萬物東江子曰荒哉其言
 也有至理焉夫陰生午中午于月為五于日為中炎
 暉赫曦陰伏而人弗知衆正彙進邪伏而人弗知脊
 力方剛老伏而人弗知亦猶是矣逆而測之則質衰

于午仲形衰于未仲氣衰于申仲至酉仲而復生故
知盛之極衰之始衰之極盛之漸也

或問太極曰予何知也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是矣然有象焉雞鳥卵梅李核包而不宣渾而不解
皆太極也故曰物物有太極之理亦物物有太極之
象

五行雖各相生然皆生于土焉鑿井而水仰擊石而
火燄煎礦而金發滋材而木森故五臟主脾脾敗者
死

心屬火火飪食養人生土育物其勿戢也則焚堂燦

原制之者其腎乎腎屬水智也智百能豫防而厄之
然心腎相克相制心腎交則已疾

人之目右明手足右強凡用俱先右從右論衡曰天
門在西北日月星辰隨天而西故蜘蛛布網其絲右
繞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

蜂兩衙潮再上潮豈蛟龍魚鼈之屬以時吞吐邪或
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因之也曰物能先氣預
時鳩鵲知雨陽杜鵑驗地氣故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曰海大物能鼓蕩之邪曰螭蛇能興雲霧蜃噓氣成
市有人物城郭之形亦物所爲也

東江集錄 卷九
電發于地乃龍挾藏冰升而雨之故電于龍時蟄未
有電者矣天祐初古城雨一電大于佛樓入地丈餘
非龍能之乎

獼猴無脾以行運食故性跳擲不定果然鼻仰尾長
過身未有岐遇雨以尾塞鼻野溲無雄全類倮女自
腰以下有皮蓋膝醜穢不宣天地育物無不靈奇然
昇此三獸者益巧矣

人兩目象日月夏至日照三面獨不北月亦如之故
人目不能見背天一生水故腎先生髮本火故上指
鬚本水故下垂爪本木故旁達手必內抱者有收之

義焉足必前行者有進之義焉心必居中者有主之
義焉

水積而忽魚土耨而俄草衣浣而又蝨從氣化也禽
獸必有所生然究其始也人亦氣化

無情化爲有情草木化蟲東江子曰蟲固有情草木
亦未嘗無情腐草化螢朽爪化魚枯木化蟬草子化
蠹其所以能化者卽其情也古有楓化羽人貞女化
石之事天下故無無情之物

麋鹿角識二至象膽驗四時雀雛四月四五月五六
月六知月蠱八日而化蠶二十七日而老知日猫目

東江集金 卷九
晴常圓及午豎斂如線知時負圖出書遊圃巢閣知
世至于袁景倩之犬唐元宗之象昭宗之猴且知忠
義

天下之水柔弱者至沈羽天下之木材豫章稱良天
下之火炎火州山晝夜常然天下之金利并有快剪
刀非四物有異其土性異也萬物生于土莫不隨土
變遷于此足驗

天地有常候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也人參贊天地
配位在中四時宜和違和卽爲病

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爰感陽極也戊巳日燕不
銜泥避土忌也黃楊歲長一寸閏年則否此菰實桐
葉俱一莖十二閏則三驗于微物者如此

陰中有陽水中有火嘗于晦夜見火燄燄出草間忽
散忽聚良久乃滅又丹鳥蜈蚣亦有火道士沙門或
以爲神燈塔光而惑世

地之水多于天女之血盛于男然非天雨不能生草
木非男不能育人

天下之水不皆東流也地形如丸中高四陂辟之建
甃高屋水經亦稱崑崙在地之中高萬一千里上有
青白黑黃四河中國人但見其東耳

地乃靜物然其默運無已與天同功人之脾屬土亦
端主運食可驗易曰天行健醫療脾病亦云健此至
靜之物有至動之用

方輿之廣廖廓無垠章極亥步皆淮南之謬言也今
崑崙在西北足驗中國之在東南世又以嵩洛爲天
地之中占候勿爽然甌越以南三冬無雪幽州之北
七月御裘相違不踰萬里而寒燠之判若此更各萬
里其墮指裂膚身熱頭痛又當何如也

鳥不涅而黔鶴不浴而白其體真也魚不假足于獸
鳥不借甲于龜其用足也水蠶濡于窮陰火鼠嬉于
烈燄其性便也君子治民不便其性不足其用不真
其體是謂變其體竭其用亂其性

北鷄司晨而家索艷妻煽而美聽野鳥入室而主去
雜賓至而相結何微者則察乎其誘深也

東江子泛輕船于震澤之中其風四來往來之舟咸
帆焉東江子恠之舟人曰水積大者罔不風尋收于
石湖經上方來者帆則往者廢矣東江子歎曰氣厚
用廣謂之通體渾應周謂之備吾于水風悟道焉

阿魏性臭入腐羹而馨亂之也合之也此羣小之中
不能容君子以君子不能亂不忍合故曰一薰一蕕

十年尚猶有臭薰臭之也故于猶也不宜

釋氏謂人死受罪于幽獄東江子曰受于顯不受于幽也不忠孝者人目爲奸逆蔑仁義者人目爲頑戾兇于晝者夢警焉恣于色者疾苦焉惡已發者辱機未覺者憂得非顯受之乎

治身莫如嚴治民莫如寬上嚴其身而民從焉自寬而民嚴者謂之暴暴者民鮮不怨民怨則離離則國亡

古之聖人天縱也制作大事也然取法最近亦最微不忽微近新謂之聖曰法蓬而車法魚而舟法蜘蛛而網法螺蜂而閉戶法蜂而鋒法龜鼈而函法鳥跡蟲雕而字

妄者于祭必冠恭者于浴必裸躁者于釣必默靜者于鐸必搖體牽于用用易其情

楊子曰生可樂死可悲信乎東江子曰生不足樂我自知也死之可悲後死者悲我也吾安知其可悲也水以冰酷泮則反其真火以炭炎滅則安其性人以生苦死則寬其憂淮南子曰莫相愛于冰炭予曰莫相愛于死生

匠中有相舞中有草書庖中有養生貴悟也有正告

而愈昧者矣

或問怪有無東江子曰子不語怪然未嘗無也怪何狀曰其媚而驚者乎或見于飲食牀第之間不能正其心者恒習之弗見焉何以察之曰惟神能之矣故妖本乎女孽本乎子怪本乎心曰果有神察之乎曰至誠如神

釋氏之神曰大士有千手眼神亦未有千手眼者矣豈卽儒所稱十目十手乎儒則言其理釋象之故不同或曰曉愚氓不得不象故有金剛神及夜叉噉口獰惡之狀

財色者世人之所耻言而僊事之乎故燒煉必窮采取必死皆假神僊之名可悲也蓋燒丹采戰之事皆欲誑人害人而自益者天佑之邪神僊必無慾無慾聖人也僊乎哉

弓彈所以衛死後用之殺人巫覡所以格神後用之惑世故君子必慎其流耳同一舞也舜以格有苗楚子以習戎備令尹子元以蠱文夫人良可慨也

或問造器有法身者乎曰規法首矩法足寸法中指節鏡法目簧法舌炊筒法口

鼠之采松蜂之釀蜜本以自活因慢藏有餘收割者

至矣或見松蜜不盈恐鼠蜂飢散亦置而弗取人之
乾沒不已者亦何益哉

東江子曰天下之利害大者三曰財曰兵曰師師不
以道喪民心兵不以道戕民生財不以道竭民膏反
是者利大

入世深者慎其流避世深者慎其激

車行具也故轉圓席坐具也故平方君子用舍行藏
如是而已不故泥不輕搖也

音之藏于琴瑟非鼓弗知也道之藏于聖賢非用弗
知也必知音斯鼓知道斯用

墻塤之基俱下廣上狹樹枝幹陰遠者根行與上同
否則未有不崩摧者矣士君子舍本逐末名過于實
其崩摧之速亦如之

六合之內一通而已天地不通則旱潦君民不通則
敗亡朋友不通則猜忌六親不通則乖離四支不通
則疾病文義不通則愚悖所以通之者誠而已

胡氏曰人能盡祛情慾道乃得成東江子曰情之至
無慾慾之至無情正以多慾爲憂耳烏可以並稱

理慾相勝理慾俱存君子小人相攻君子小人俱存
邪正陰陽皆天地所生雖甚相反而不能無也杜少

陵詩云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意正謂此天非不知小人害君子虎害人而必生之者可悲也人非不知欲害理而不能去之者尤可悲也

爲身害者非一物而虎狼人而便佞猛而斧鉞柔而黛粉惡而鳩毒美而膏梁然死于虎狼斧鉞鳩毒者鮮矣誠能視便佞爲虎狼視黛粉爲斧鉞視膏梁爲鳩毒則何能害及吾身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言不敢久也今士庶之家沉湎終日歌舞之筵至于申旦迨夫學道曾不須臾何喪志之事則甚溺邪

唐太宗推刃同氣而其子承乾先反青雀投懷與世民之吮乳何異此貽謀不可不善也古之人以異姓而禪有逃而不受者

子思適齊有嬖臣美鬚眉齊君固賢子思而禿毛也乃喟然曰貌可易乎寡人不惜此于先生矣子思曰彼患德之不邛美不病毛鬚之不茂嗟乎齊君曷不傷嬖幸之徒以鬣美而易子思之賢智乎故曰賢賢易色自古爲難矣

禹疏儀狄而興桀以糟堤酒池亡可以知酒禍矣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人國者若豫知牛飲三千之事所以爲神也

孤竹二子讓國而逃遵遺令孝也不敢以幼凌長弟也孝弟者必忠故有叩馬采薇之事

鑒孔子孟之終晦而弗學後世無聖哲鑒龍比之觸暴而弗諫後世無忠良鑒韓彭之烈禍而弗戰後世無將師噎不廢食躓不廢行

黃帝傳子少昊少昊傳弟子顓頊顓頊傳帝嚳嚳爲少昊孫帝嚳生四子曰稷曰堯曰契曰摯嚳舍長立幼摯復荒遊怠政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東江子曰自黃帝至堯皆與子及弟未嘗與賢堯之禪舜者有深感焉方摯弗德廢立出于諸侯今丹朱不肖而立之安知弗復爲摯乎故遂以授舜舜又鑒于朱遂以授禹皆不失唐虞之封此聖人不以天下私其家又善全其嗣子也

大禹以五音聽治銘于箕箒曰導以道者鼓諭以義者鐘告以事者鐸啓以憂者磬有訟獄者鞀蓋使導者通諭者曉告者白啓者宣訟獄者理天下之和未有美于此矣故曰樂以和之後世不知其用徒事悅耳蕩心反以五音廢治

牛哀化虎而齧其兄其性迷也亦有未化而齧其兄者矣桀犬吠堯吠非其主也亦有吠其主者矣

劉秀攻滅王郎得吏民黨逆書數千皆不視焚毀曰令反側子自安東江子曰猜忌之禍伏極深發難制此光武所以自安非止爲反側之子也

正人蒙譴救者愈力君怒愈深而禍烈矣翟璜君仁臣直一言文侯遂禮任座其于君臣之際所全多矣故諫貴正亦貴婉

汲黯諫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及議公孫布被長揖衛青其于君相間宜賈愆禍乃帝不冠不見弘青皆加禮焉人患不直未有不可行者然觀柳下之三黜則黯之遇不幸哉

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誅豪桀始皇以盧生言築長城唐秘記二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遂殺武衛將軍李五娘而桀亥武墾自在也唐不能識其妃嬪秦不能識其子夏至不能識其身悲夫

裴炎謀廢中宗傅游藝請革唐命魚保家索元禮來俊臣助武殺人俱不誅于復辟之時卽死于武氏之手益見天道好還之妙

蘇勿績受極禹告成功沈充黨逆被誅勁獨死節皆

東江集錄 卷九
幹蠱之子不失爲聖賢古人竭忠盡孝未嘗仇國比
之後世再斥一麾輒存怨望者遠矣

漢王旣敗道收孝惠魯元尋爲楚騎追迫推墮車下
者三此與分羹事大同幸有滕公之收項伯之諫耳
否則于父子間何忍言

陳平宰肉朱虛侯行酒卜式牧羊高歡剪馬俱以小
事見大苟無其才與斯豈何殊

曹參繼相一遵蕭畫日夜飲醇酒而已知惠之不及
高帝已之不及鄼侯理明識定真大臣也觀此則建
文時方公亦不能無罪非守成難于開創正以
理明識定爲難耳

始皇築邊城築造瓦隋煬帝開河始皆結怨于民卒
爲萬世之利

張子房李鄼侯劉青田俱前知皆有成就諸葛孔明
知無成而再出師者理勝于數也

羊政寵羹厥事甚瑣俱召弒敗之禍况進于此者乎
故漢王椎食越子投醪也

阮瞻作無鬼論意中正復多鬼鬼卽見形其心亂也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景純禳廁溫嶠燭江皆是通
人一蔽

乾受坤坤受屯屯固萬物始生我謂尤貴于人彖曰
宜建侯而不寧象曰君子以經綸天地定位而聖人
生焉所以參天地贊化育有三才之道也

漢以高祖肇基再振于光武三振于昭烈咸漢也陳
壽三國志帝曹而主劉甚為悖謬司馬光從之至綱
目始予蜀爲正統不知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已發此
議非始于朱子也且備聞獻帝遇害發喪制服始卽
位于武檐統系甚明可不謂之帝乎當取史記漢書
後漢書三國志并修爲一書名曰漢書而以魏吳爲
載記蓋魏乃漢之篡臣吳嘗臣魏攻蜀皆國賊也

羽敗夜飲帳中惟虞騅是悲氣慘而陋宜亡矣高祖
過沛歌大風思猛士猶有馬上罵儒之態乎武之去
詔未盡善也况下乎此者詩歌可以觀世

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前編謂尹祈氏後路史謂
堯後故非無父之子也空桑山在冀北又名穹桑窮
桑呂覽伊尹生于窮桑春秋緯少昊邑于穹桑晉書
顓頊始自穹桑而邑于商丘若如所云豈二帝君臣
亦國于朽木邪傳奕故爲誤引

高祖字季司馬遷漢臣作史記稱季時爲亭長古史
文字簡質如此

東江集金 卷九
大風歌三句俱韻瓠子歌二首皆二句一換韻江南
可采蓮一曲首三句以蓮田間相叶後用東西南北
章法甚奇子美杜鵑詩學之

子華子曰黃帝神鼎者中和之喻也四時調謂之玉
燭果有玉燭乎伊尹以割烹要湯或言斷决調劑之
事以辟治平未可知也說命曰麴蘖鹽梅老氏曰烹
鮮孔子曰割鷄其旨深遠矣

作文貴精詎矜累牘當如明月射禽背上着箭麗龜
萍腋乃可耳若隨處下手無關要害多亦奚爲

文字日盛汜濫無紀而墓碑集序尤爲諂諛失真稍
存直諒者訶責隨之非止賣菜求益而已李空同志
封丘王但言其諧謀支系及徵聲樂結勢權治宮酣
酒曾無溢詞其于石淙書序亦大見指摘猶有先民
之風而諸王大臣寔能容之又足貴也

東江子讀孟軻之書而歎曰吾乃知軻之爲聖人之
徒也其子聖昭曰孟子之言辨孔子大而該曰事勢
異也非辨也春秋之時齊魯饒文學之士且去古未
遠文武周公之澤猶有存者至戰國而蕩然矣雄者
遊說蘇秦張儀是也僻者詭法楊朱墨翟是也僞者
■矯俗於陵仲子是也軻以藐焉一身孤立于其間

東江集金 卷九
而萬章告子之徒賢非同于四科十哲也且君多齊
宣之悖嬖有臧倉之沮萬邪一正偶合長違軻得不
以名世自任詳言而力辨哉故程子曰孟子有功于
聖門不可勝言韓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
豈非以其事勢之難也

聖昭問曰明堂乃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所孟子
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朱子註曰能行王政則
亦可以王矣豈孟子果欲齊宣遂爲天子乎東江子
曰惡是何言也明堂在泰山隸齊境宣而賢王或冀
天子之一振修其曠典布其政令以時整葺之人勸
王毀而猶不敢遽毀則王猶足用爲善故孟子勸之
勿毀又進之以王政實爲周計非爲齊言也與孔子
之欲赴公山佛肸之召同繇弗毀以存周繇行王政
以尊周此孟子之志也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豈以明堂之勸遽忘其主而喪其堅白乎惜紫
陽之未發此論也

讀韓偓之詩秦少游之詞楊升庵之曲一浪子耳考
其生平凜凜忠節而色厲者反摘其言而訾之吾謂
閑情出于彭澤故不爲白璧之瑕

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謂佩之可以

渡水夫子正言匏苦但供佩繫不可食也朱注匏瓜繫于一處不能飲食夫匏豈能飲食之物而夫子喻之

執熱言暑甚不可定若固執也朱注以爲執持執物以水濯其手杜詩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俱不作持執物解

麟喻公子螽斯蝗屬小蟲亦喻后妃之子孫鴟鴞喻管蔡狼毒獸亦喻周公立言最奇惟不諱故能盡其奇

柏梁自帝以下皆言所職郭舍人爲弄臣乃以齧脣毀其後甚非奏雅之意曼倩曰迫窘詰屈幾窮哉真滑稽之雄也

子美遭田父泥飲美巖中丞亦近世德政詩體其詩但曰酒酣誇新尹又曰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而已餘皆述邨務勸酬之景故足貴也一涉贊歎卽非據牀呼挺之兒人語

今人謂析物曰斯拭物曰膽詩斧以斯之爾雅桃曰膽之疏曰膽之者桃去毛也則二義皆出古經矣調劑羞膳曰宰扶持左右曰相故三公以輔一人和百寮爲職斯副台鼎柱石之名

東江子有一金分爲十計之幾耗一焉歎曰吾乃知
分貝之爲貧九世共財者必裕矣以財尚功則爲賞
因財啓戎則爲賊旨哉

風字從蟲凡聲鳳字從鳥凡聲凡音蓬非凡昔人謂
題鳳爲凡鳥其兒王維于桃源面面之詩顯然用之
皆誤也或曰豈凰字亦凡聲邪東江子曰古稱鳳皇
其有凡音者後人妄加之耳書鳳皇來儀詩鳳皇鳴
矣禮鳳皇麒麟周禮掌次設皇邸註皇羽覆上邸後
版也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疏云皇是鳳皇字或
作鷁晉武起鷁儀殿古音尚書鳳皇作朋皇春秋緯
作鳳聖古未有凰字也

古文異同不能悉考卽如嗚呼出尚書於戲出大學
於呼出史記烏虜出漢書注烏嘑出漢書烏呼出小
爾雅嗚嘑出前漢五行志惡虜出漢書王貢龔鮑傳
於乎出詩嗚虜出漢武紀於虜出孔光傳凡十一又
如徜徉出文選方洋出史記彷徨出楚辭相佯出馮
衍賦相佯出漢武帝賦尚羊出賈誼惜誓當羊出郊
祀歌相洋出張衡賦常翔出老子指歸相翔出周禮
凡十如滹沱出史虜池出水經滹池出詩亞駝出秦
詛楚文滹沱出字林虜池出周禮嘑池出史記灌池

東坡集卷九
出山海經呼池出禮記惡池出禮器呼沱出漢書虜
沱出王霸傳滹沱出晉書凡十四偶舉三義而錯出
變文如此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則所得亦寡矣不特聖人之
存仁亦聖人之養廉

以仁義章道德以禮樂防性情莊生皆以爲聖人之
過苟禮樂仁義而可廢又何得性情道德之正乎吾
謂莊生之肆辨較諸子稱雄其詮理較諸子尤悖

易師卦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
之此君禮重而將乃尊也沛公設壇文帝按轡二事
足以當之

李義山集靈臺詩言漢武學仙本與長卿無涉其離
卽之間大有神韻宣室一篇殊不能佳

十九首氣最奇世皆以爲平淡東坡評陶詩外枯中
腴良爲知言

成祖號永樂睦州盜方臘亦號永樂廷臣未之考邪
此竇儀辨鏡爲可貴也又鄭端簡曰張重華王則皆
號永樂

今人以龜牛爲諱然龜靈而牛力周有司馬牛冉伯
牛唐有陸龜蒙宋有王龜齡楊龜山山呼萬歲擬于

東江集卷九
至尊南齊有王萬歲周有李萬歲隋有史萬歲今人無敢名萬歲者矣

文體猶人體擁腫腴削皆病也矯其弊者恒過之易之曰有言不信程氏曰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歐陽永叔嘗以此意告之樂秀才此一時耳豈所論于千古六孔孟阨窮言亦不信何況于修然今日未有不信孔孟及歐公者顧其言何如何困之足恨也

填詞雜說

承詩啓曲者詞也上不可似詩下不可似曲然詩與曲又俱可入詞貴人自運

小令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着一二精緻語綿婉中着一二激厲語尤見錯綜

詞不在大小淺深貴于移情曉風殘月大江東去體製雖殊讀之皆若身歷其境恟恍迷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

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生香真色在離卽之間不特難知亦難言

僻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震動

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又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竟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昔人論畫云能寸人豆馬可作千丈松知言哉

范希文珍珠簾卷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及芳草無情又在斜陽外雖是賦景情已躍然

柳屯田每到秋來一曲極孤眠之苦予嘗宿禦兒客舍倚枕自歌能移我情不知文之工拙也

雲想衣裳花想容此是太白佳境柳屯田擬把各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大畏唐突尤見溫存又可悟翻舊爲新之法

東坡似花還似非花一篇幽怨纏綿直是言情非復賦物徽宗亦然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

秦少游一向沉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鐘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傲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東坡集卷九
黃州驛卒苦于索筆泥塗無逸之詞此正奴隸事知者遇之如獲珍奇無足怪也然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故是銷魂之語

賀方回青玉案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不特善于喻愁正以瑣碎爲妙

草堂靜坐林月漸高忽憶伯可女冠子詞云去年今夜扇兒扇我情人何處心不能堪但覺竹聲螢焰俱助淒涼也

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言馬言他人而纏綿偃倚之情自見若稍涉牽裾鄙矣

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此畏愁之來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此怪恨之不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紅杏枝頭春意鬧雲破月來花弄影俱不及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予嘗謂李後主拙于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王覺張郎中宋尚書直衙官耳

真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着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原紫騮認得舊遊踪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放花無語

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不若晏同叔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却照深深院更自神到

秦淮海天外一鈎殘月帶三星只作曉景佳若指爲心兒謎語不與女邊着子門裏挑心同墮惡道乎

予少時和唐宋詞近百闕獨不敢次尋尋覓覓一篇恐爲婦人所笑

張世文新草池塘紫燕雙飛二首風流醞藉不減周秦雪猶戲撲風花影尤稱警策

又蹋楊花過謝橋卽伊川亦爲歎賞近于我見猶憐矣

喚起兩眸青炯炯閒裏覩人毒眼波纔動被人猜更無言語空相覷傳神阿堵已無剩美彭金粟小語怯聽聞嬌波橫覩人王阮亭目成難去且徐行又別開一生面予之定睛斜睨寂寂簾垂地瞠乎後矣

天便教人霎時厮見何妨待花前月下見了不教歸去卞急迂妄各極其妙美成真深于情者

小雨三更歸夢濕輕烟十里亂愁迷此是程邨俊語情語予每誦之凝思終日

山谷喜爲艷曲秀法師以泥犁嚇之月痕花影亦坐

東江集卷九
深文吾不知以何罪待讒諂之輩
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驀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
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
而欲行絜女窺簾而未出得之矣
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學蘓辛不得見其用氣處
當以離處爲合

彭金粟在廣陵見予小詞及董文友蓉渡集笑謂鄒
程邨曰泥犁中皆若人故無俗物夫韓偓秦觀黃庭
堅及楊慎輩皆有鄭聲旣不足以害諸公之品悠悠
冥報有則共之

東江沈公傳

沈謙字去矜仁和臨平鎮人幼穎異六歲能辨四聲
入鄉塾羣兒喧誦君獨端坐默然詰朝責課則朗朗
無遺師甚異之九歲作時藝涉筆便佳家初頗饒遇
童子試父欲從事干請君輒自引咎不願篝燈夜誦
率鷄鳴始罷坐臥所爲南樓者二十年崇禎壬午補
縣學生父以年老分宅居三子會家遭難兩兄南園
焚掠幾盡獨不及君居君卽割宅畀之千金之資不
以已析稍有吝色後家計零落終肆力詩古文口不
談世務亦不求仕進父疾旦夕祈禱衣不弛帶居二

喪毀瘠嘔血娶徐氏夫婦愛敬如賓米鹽之司悉以委之優游藝林終不籌計生產有六丈夫子不事夏楚悉馴順順治間嗣先人爲岐黃業暮年益耽詩賦自喪妻長子深悼成疾每有沉鬱輒托之歌咏下帷凝坐手執一編家人請事若弗聞也上自經史下及諸子百家稗野之書無不淹博始每憑南樓長嘯與毛稚黃張祖望賦詩爲樂後復葺數椽爲寄傲之地爲東江草堂因號東江所著東江集有詩賦二十一卷文十卷詞學十二卷共四十三卷行于世又有詞韻詞譜南曲譜古今詞選沈氏族譜諸書未梓臨平

記已梓板燬及半未行嘗寓書其友毛先舒曰文集必須手自較定若謂多子孫門下士可以托之使傳全不知一字未安枯髯欲斷之苦于康熙庚戌二月卒先一年遇其內忌謂諸子曰汝母先我十年而去來歲今日當與汝母共饗矣諸子皆驚莫測其故臨卒呼子昭曰吾將逝矣雖齋志以歿不死于婦人女子之手使吾端坐而正命焉遂起攝衣冠言訖而逝君天性孝友素志長厚生平無疾言遽色故舊族戚睦以至情及門之士每欣提獎頗自澹泊飯蔬衣布宴如也室內常躬自洒掃性不喜飲顧好客時卽甚

貧或賓朋過從必質衣治具歡笑達曙其友應搗謙
嘗至臨平賣筮君命二子受業將卒命其子昭曰汝
師知我盍請爲傳後二年昭泣請遂以傳之子長聖
旭次昭次時次日旦次曜次曆次暉

同郡應搗謙嗣寅撰

沈去矜墓誌銘

錢塘毛先舒稚黃拜撰

臨平鎮在杭州東五十里其地有餅山黃犢東湖諸
名勝風土清曠而渾樸徃徃工文持高節之士出焉
如唐丘丹宋沈友直皆是也余友沈去矜家臨平高
士也卒將葬子聖昭來乞余銘余雖病臥弗敢卻嗚
呼去矜與余同齒而生先余九月穉歲聞聲卽相慕
稍長定交益三十餘年不寔好也去矜少穎慧六歲
能辯四聲益長篤學尤好爲詩古文雖僻處杭之東
偏而聲藉藉吳越齊楚之士過鼓邨車轍恒滿去矜

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屬及發
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其爲文章遙澹秀鬱錯
以綺麗商畧輕重不失銖黍每自云子美晚節漸于
詩律細余何敢以粗心掉之尚論古昔決然自任而
平居嘗不自快意卒發孤憤憶己卯庚辰之間流賊
躡蜀豫轉入三晉時遣重臣將兵出率挫劔遁逃西
北勢已危而大江以南蜚蝗從北來蔽天米一石值
六七緡錢飢饉連數歲道殣如麻士大夫方扼腕慷
慨指陳時事聯絡風聲互相推與懷古人攬轡登車
之思焉是時逸真先生亦開章慶之堂多延文學士
與去矜爲周旋陸景宣爲東南士類冠冕館于沈氏
與諸公賦詩悲歌飲酒連日達夜余時臥病不得與
然心嚮而馳蓋意氣猶壯也越四年天下亂客皆散
去于是去矜遂自托迹方技絕口不談世務日與知
已者余與張祖望登南樓抒嘯高吟樓東眺海西望
臯亭羣峯蒼狀大河南流酌酒臨風憑弔千古時稱
爲南樓三子景宣故亦南樓客也又與柴虎臣吳錦
雯陳際叔孫宇台丁飛濤虞景銘稱西陵十子云去
矜爲人孝友父沒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章慶堂焚堂
本分居屬兩兄旣燼去矜卽割已宅居之久之兩兄

東江集錄
欲徒去去矜念兄貧苦僦宅固畱以讓兄自逸真先生歿母范夫人婦徐氏長子聖旭俱相繼亾去矜悲悼漸成疾疾數年竟卒年五十一所著東江集鈔詞韻詞譜南曲譜古今詞選臨平記沈氏族譜傳奇凡若干卷屬續時語聖昭以傳屬應嗣寅爲之而托先舒銘墓先舒自己酉春病劇困甚三月十四日錦雯之官南和宴友生爲別虎臣過要余偕往不能行去矜時買舟入會城視余乃明年正月虎臣歿二月十三日去矜赴來是月錦雯卒于官三月凶問亦至余以宛轉牀蓐之身不及週時而三哭故人唐韓愈云

人欲久不歿而觀居此世者何也况人非果不歿者乎嗚呼亦可悲已先數年景宣爲僧去矜諱謙其先爲湖州武康人十二世祖奇英居臨平始六傳爲竹軒公官九江府十三傳爲逸真先生諱士逸去矜尊公也嘗爲遊洋將軍後以醫名家子七聖旭聖昭聖時聖旦聖曜聖曆聖暉孫五去矜嘗云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遠若以俟子孫恐故紙筋不足當二分直也枯心落鬚辛苦大極已作北邙土安能復知身後名邪語罷太息今聖昭與諸弟竭力爲亡父刻平生遺書真可謂孝子也已敬爲銘曰鎮西山英鬱哉

佳城宵窳是宅幽人之貞嗟麟不可脯鳳不可羨道
在則見嘉祥斯徵或見或隱厄平時命激而爲文孔
陽且靈辭以立誠其道大弘石鼓之無聲桐扣之乃
鳴

像贊

樵李于懋榮畏之拜謨

溯懷若士在水中央芳嶽正緬淑問猶彰獨騁書巖
高翔藝圃奕奕青箱翩翩白塵披華相質原始要終
清裁愈倩麗簡彌工遣句淒涼措懷澄練頌製白雲
碑題黃絹洪鐘聿振清瑟攸張三君揖讓八友頡頏
旣曰文林亦稱武庫海內無雙江東獨步南皮勝侶
北府名儔左任右到挈應提劉典會豪華聲名標舉
曲顧周郎絃驚蔡女談雄堅白論析異同鴻章獨締
曲藝旁通綺閣風清高樓月皎金錯疑張銀鈞比趙

東江集錄
風雲未展輿蓋旋傾靜柯無托狂瀾愈生■怨方罹
家冤復邁鎡迹何辭銷聲豈繆艸廬偃仰土室棲遲
陶潛喪婦王霸携兒賣藥逃名伯休長往志慕幽貞
跡違塵坱將同負石聊擬鑿坏持竿日落晞髮風來
不樂損年長愁致病如何伊人不能永命文傳誓墓
追躅右軍平生雅度玩志鷺羣敬陟故臺式瞻遺像
孝節忠規千秋是仰

先府君行狀

先考諱謙字去矜東江則其號也世籍湖州武康縣
溯源爲建昌侯裔譜牒散亾不能考悉宋末有汝正
公者遷仁和宋亾高隱不仕學者稱爲貞白先生史
官高季廸啓爲作傳三傳爲謹之公舉賢良除四明
提舉四傳爲奇英公洪武初始遷臨平因世居焉六
傳爲竹軒公以儒術顯官光祿丞遷九江府同知十
一傳爲復春公生三子長曰怡春公耽畫善詩有嘉
遠堂集藏於家卽先君之王父也公生三子長獻廷
公萬曆末爲遊洋將軍已罷官遂以醫名吳越間公

生四子長諱偉次諱英俱早世又次諱誠先君乃公之第四子也生而穎異六歲能辨四聲先王父奇愛之甫就外傳羣兒皆號誦先君則默然端坐及詰朝背讀無遺時藝動若宿構旁及詩賦古文詞每攬古人行事便浩然有興起之志篤志好學篝燈誦書或鷄鳴始罷坐臥南樓垂二十年崇禎壬午補諸生明年家難起南園焚掠幾盡卽兩伯所居之地也先君割宅之半畀兄居焉先王父深嘉之嗣後家計益落風鶴屢驚先君乃托迹方技寄情翰墨絕口不談世務亦無欣慕仕進意入侍先王父母出與二三知己如毛稚黃張祖望兩夫子登南樓長嘯賦詩憑弔千古時稱南樓三子又合陸麗京吳錦雯柴虎臣陳際叔孫宇台丁飛濤虞景銘七先生爲西陵十子焉庚寅八月先王父患痰瘧先君旦夕祈禱願以身代每痰嗽鬱塞輒以口吮之衣不弛帶者五月至十二月二十一日王父沒先君毀瘠過禮至嘔血乙未王母又沒哀毀如喪王父後五年先母徐氏亾先君心益苦顧諸兒幼弱欲娶繼室恐虐前子因置側室江氏逾時兄聖旭又早世二十年中疊遭四喪皆廢產稱貸以期如禮悲悼過深漸至病困狀性耽著述暮年

彌甚每當鬱鬱輒托諸咏歌下帷端坐手一編家人
有所請若勿聞也自天人性命經史之學以及諸子
百家陰陽醫卜之書無不該覽已復于屋東偏自葺
數椽題曰東江艸堂因號東江所著東江集凡詩賦
二十一卷文十卷詞曲十二卷外復有傳奇六詞韻
南曲譜古今詞選臨平記安隱寺誌沈氏族譜諸書
每以貧不能刻爲恨嘗寓書毛夫子曰文集必須手
自定刻之若謂子孫門生可托恐飽豚望腹政有日
耳聖昭等不肖每聆斯語爲之慟絕乃一時未克追
成先志痛哉先君生于萬曆庚申歲正月十九日子
時卒于康熙庚戌歲二月十三日子時享年僅五十
有一然生歿來去先君若預知焉是歲十一月三日
先母忌辰奠後對聖昭曰汝母先我十年而去來歲
今日吾當與汝母共饗此矣聖昭聞之錯愕莫測其
故是夜卽患腳氣傷寒藥治彌月乃愈孰知病蹀中
有鬼終以此歿耶未卒前數日得夢中詞二首命聖
昭書之皆言神仙脫化之事臨歿無愁苦狀呼聖昭
屬曰吾病殆不起汝輩能善承其後吾無憾矣吾素
履惟汝師應毛兩先生相知爲悉傳誌汝其求之兩
先生當弗卻也吾雖齋志以歿然不可歿于婦人之

手使吾端坐而正命焉遂起攝衣冠而逝嗚呼痛哉
痛哉先君天性孝友與人無疾言遽色親族故舊以
至里黨皆篤以恩誼推獎後輩唯恐不及歲時薦食
徃徃流滄甘澹薄布衣䟽飯宴如也室中常躬自洒
掃不使塵垢不喜飲顧好客卽貧甚或賓朋相過必
典衣酤酒談笑達曙忘倦座右多書格言以自警嘗
訓聖昭等曰修德保身不外懲忿窒慾四字汝輩宐
書紳先君生孤等七人長聖旭次天聖昭娶陳氏次聖
時娶鮑氏次聖旦次殤聖耀娶張氏次聖曆娶陳氏次
聖暉未聘孫五廣聞聖昭出廣大廣泰聖時出廣文
聖耀出廣寧聖曆出女孫二聖昭出今將于某月日
同母柩合葬于祖塋之後聖昭謹記平日之習見聞
者如此然漏遺已多罪戾莫贖且詞無詮次惟大人
君子賜詳覽焉

孤子沈聖昭泣血謹述

錢唐後學洪昇填諱

跋

東江集鈔者先大人手輯之書也自庚寅而後凡五
易稿大率艱于梓卽嚴于選故茲刻僅什一耳惟甲
辰後之詩文未附者聖昭與潘子雲亦稍爲商定補
之臨平自褚舒國曹太傅以理學功名重于時而高
隱立言者則首推丘員外丹繇唐至於今五百餘歲
清音旣遠嗣響寥寥述作雖多無當於古作者矣乃
吾大人崛起東江游心墳典出風入雅伐鼓考鐘犢
嶺遺芳斯爲過之并無媿于褚曹之盛余小子年已
及壯而知昧六七同于靖節之兒貽謀雖善其所爲

繩武者竟何如也更復貧窶淹踰歲月始較遺編誠
負罪慝每憶易簣之言則凄然泣下以爲大塊勞我
以生逸我以死修短任運而已况平生志節蓋棺論
定差足自慰但古之所爲不朽者二惟文與子耳今
吾文與子俱有之而不能必其不朽者其任在子聖
昭悲咽不自勝亟應曰唯兒當殫心力以圖之勿深
慮也嗣後窮困日甚中雖輾轉力不逮心竊思人子
未有因窮困而廢奉養也者聖昭生旣闕于甘旨歿
復昧于遺言更何以謝先人于地下乎勉成此書布
之通邑稍盡人子分內之一端耳餘書或邀天之
力稍能任當更謀劄劄云不孝男聖昭百拜謹書



